



# 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17日  
星期一

思想之光  
——  
文学的魅力

□美编：陈明丽  
□编辑：向平

## 寻找人类生存的共性位置

【书里书外】



□钟倩

“我有两个心愿，事件变成写作，写作成为事件。”荣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曾在书的扉页上引用米歇尔·莱里斯的话说道。比起她的长篇小说《悠悠岁月》，我更喜欢她的短篇小说集《一个女人》，后者的个体记忆更深刻、更饱满。

20多岁开始写作，82岁获得诺奖。她出生于法国平民家庭，一路求学进入中产阶级，却过得惊心动魄，离异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，晚年罹患癌症。安妮·埃尔诺的成长过程和创作心路双线并进，错综交织，都很好地融进了自传体作品中。所谓自传体，介于文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之间，或称“社会学的自我虚构”。她借助于照片、明信片、乐谱、电影、日记等混杂文体形成一种独特流派，再现真实，找回消逝的些许记忆，如埃尔诺所说，“我是想把那些画面当材料来剖析，当一次我自己的人种学家。”既然是剖析，自然会有内窥式的审视和艺术性的加工，这种审视和加工，自带女性特征，又超越语言界限，最关键的是把“我”变成了“我们”，寻找到人类生存的共性情感或位置，她在《外部日记》中进行阐述，“是别人，是那些在地铁、候车室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以他们的兴趣、愤懑或羞惭穿透我们，唤醒了我们的记忆，使我们看清自己。”

这个晚秋的夜晚上，我第一次捧读《一个女人》，共包括三篇小说《位置》《一个女人》《耻辱》。首篇《位置》也可作《一个男人》，围绕父亲去世后对一些往事的回忆。开篇她写到自己通过中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，当上教师整两个月的那天，父亲去世了。举行完葬礼，她以倒叙手法回顾父亲的一生，并时不时穿插着她的自语，“我只是以平淡自然而单调的笔调，即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用过的笔调来描写的。”如果说回忆是一根细细的红线，那么安妮的那根红线没有任何渲染与矫饰，完全是“显微镜”下的透视。从祖父母到父亲辍学、服兵役、干农活、当工人，再到婚后跻身小店主，通过打拼经营咖啡馆杂货店，还房贷、谋生计、搬到Y市、摔成脑震荡、重病后卧床，在法国“二战”后时期底层生活一地鸡毛的笼罩中，“希望我生活得比他好”的理想取代了父亲自己的理想。一些细节褶皱在她的脑海里舒展：比如，暑假同学来家做客，父亲像过盛大节日那样隆重招待，生怕给女儿丢脸，后来接待未来女婿时更是西装革履——这一点与我父亲当年把我送到校门口避开同学何等相似。再比如，12岁那年做完弥撒后，父亲带她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的场景——这一幕又使我想到父亲周末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、引导我走上阅读之路的事情，想到他转眼去世两年多，我的泪水不禁在眼眶里打转。多年后，埃尔诺在随笔中回忆说，当年把一本小说手稿寄给编辑被拒绝，母亲很失望，父亲却松了口气。父亲没有看到埃尔诺的新书，更没有等到她荣获诺奖的那一天，但是，她的作品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家族记忆，连接上精神的脐带，同时也为当下的活着荣耀或正名——她执笔不辍的那只手，重叠着父辈的手泽，就像她的独白，“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可以看到我祖先的手在我父母的婚纱照中。我突然想到，几代人之间，最遥远的过去和我们今天的世界之间的共同点是工作。”

另一篇《一个女人》，埃尔诺以同样的手法记录母亲的一生。如果说父亲是从外部托举女儿的形象，那么母亲则是从内在给予女儿支持的启蒙者和引导者，教她爱上读书、提供好的环境、给予精心照顾，最关心的是给女儿她没有的一切。依然是从母亲的去世和葬礼写起，祖父母、母亲的童年与兄弟姐妹，以及她为了改变命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，婚后的变化，读书、染发、穿时髦裙装，不停地武装

大脑，她和母亲之间的默契没有父亲的位子。然而，出于性方面的耻辱感，她又与母亲产生矛盾。这种矛盾或冲突，在《耻辱》里也有体现。后来，母亲过来帮忙看两个外孙，发生车祸、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送到巴黎郊区养老院，去世前一天她带着一束连翘去看母亲，以及母亲去世后她做梦遇到她，这些具体而关联的细节复活了一个真实又伟大的母亲。“在我的脑海里，这种她依然活着的幻觉比她已经不在人世的真实的感觉更加强烈，可能这是我用来忘却悲痛的最初的形式吧。”同样的话她还说过，“现在我写这本书，就像该轮到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。”足见书写的过程是多么的痛苦、多么的孤独，却是她唯一抵抗平庸的武器。

埃尔诺的书写看似简洁平淡，却很好地把握住女性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，那支自由的笔更敢开拓，掘出了人性的复杂，展现了隐秘的内心，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真实的里子翻过来给人们看。这不啻一种精神的冒险——追忆过去与书写现实，她既不同于普鲁斯特式坦率和执着寻找逝去时光，也有别于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挖掘零星的可被追述的人和事以唤起对人类命运的记忆，而是以最大化接近真实的自传写法，呈现历史给个人留下的伤口，字里行间观照的是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下的沉浮与挣扎、脆弱与坚守、伤痛与觉醒。《耻辱》里，以12岁那年父亲要杀自己的母亲开篇，着实令人震撼。在世俗眼中，这种家丑不能说，或者说出来也没用，她却独擅长捕捉这些。这一点与她在小说《事件》中记录的少女堕胎的遭遇异曲同工——耻辱不局限于两性之间，指向的是一切不平等所导致的心灵创伤。即便她通过读书进入知识分子行列，也依然无法摆脱阶层根深蒂固的影响。比如，旅行时遇到一位少女吃着用玻璃罐盛着的浓浓的奶，孤陋寡闻，事后才知道是酸奶；第一次去看龋齿被医生问喝苹果酒牙痛不痛，工人家庭才有的饮料她压根儿没喝过；与同学做值日被嫌弃用脏抹布，她沮丧地停止唱歌……“一切不愉快都有可能发生，而且永无止境，在已经耻辱的情况下更加耻辱。”耻辱，好比时间之箭刻在一个人身上的某种特征，灼痛，持久。埃尔诺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时告诉她一个秘密，她曾有过一个姐姐，六岁时死于白喉。本来父母只想要一个孩子，姐姐死后才生下了她。这样的创伤比比皆是，如果不说出，不被记录，或许就会沦为黑暗中的阴影。她自称是“内心的流亡”。是流亡，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人人概莫能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此勇敢直面的记录，在《悠悠岁月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集中体现，她甚至对进入新世纪予以未雨绸缪的思考。

记忆如原始森林，是取之不尽的，循环往复的，我们所能摄取或留存的往往只是一小部分。作者深谙这个道理，“我宁愿现在死也不愿失去我所见所闻的一切”，她只是担心被时代这台大功率的机器所粉碎殆尽。所以她在性别、语言、阶层方面的审视，她不惜一切创造出来的“无人称自传体”，其审美价值、创新意识不言而喻，具有超强的穿透力和辐射力。

很喜欢艾米丽·迪金森的诗句，“昨日是历史 / 它离我们如此遥远 / 昨日是诗 / 昨日是哲学 / / 昨日是那样神秘 / 今日它在何处 / 在我们苦苦思索时 / 二者都已飞走。”记忆转瞬即逝，如同生与死，又似晨昏与雨露，安妮·埃尔诺以人类学的视野打破传统叙事，超越女性主义，以个人记忆发现集体记忆，恢复真实的历史。她用一个人的位置完成了文学的精神革新和现实关照，使我重新认识到记忆缺失的社会困境，看到自身所站立的位置和挽留记忆的无限可能，也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孔子“和稀泥”

□李乐军

《笑林广记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，有两位道学先生观点不同，认为自己掌握的才是真正的道学，而诋毁对方为假，争论了很久也没结果。于是两人就去向孔子求证。孔子走下台阶，对两人鞠躬致敬后说：“我认为道学所包含的东西非常大，不一定要相同。两位老先生都是真正的道学，是我向来所钦佩敬仰的，怎么会有假呢！”两人听了，都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弟子问孔子：“老师何必要如此奉承他们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哄得他们离开就可以了，惹他们干什么！”

作为大学问家，并且被两人共同认定为具有话语裁决权的孔子，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显然“和了稀泥”。他没有否定谁，而是都给予了肯定，两不得罪，皆大欢喜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开明，提倡学术争论，但另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却直接显露了孔子无原则的“和稀泥”。

相传，某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门外扫地，来了一个客人问他：“你是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孔老先生的弟子。”客人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？”学生很高兴地说：“可以呀！”客人问：“一年到底有几季啊？”学生心想，这种问题还要问吗？于是便回答道：“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四季。”客人摇摇头说：“不对，一年只有三季。”“哎，您搞错了，四季！”“三季！”……两个人争执不下，就决定打赌，如果是四季，客人向学生磕三个头，如果是三季，学生向客人磕三个头。

这时，孔子恰好从外面回来，学生向前问道：“老师，一年有几季？”孔子看了眼客人，稍作沉思，说：“一年有三季。”客人马上让学生磕头。学生还想辩解，孔子又说：“三季，快磕头吧。”没办法，学生只好乖乖地磕了三个头。

客人走后，学生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老师，一年明明有四季，您怎么说只有三季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你没看到刚才那人全身都是绿的吗？他是蚂蚱，蚂蚱春天生，秋天就死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冬天，你跟他讲四季，能讲通吗？你吃点亏，磕三个头，无所谓，打发他走就算了。”

故事中，孔子用“三季人”的道理调和了两人的争辩，终止了一场死磕到底的争论，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发生的由动口到动手的搏斗，无疑是智慧的、高明的。但实事求是地讲，孔子撒谎了，颠倒是非。蚂蚱春生秋死，不知道有冬季，一个人长这么大怎么没经历过冬季呢？

那么，作为圣人、先师，倡导有教无类的孔子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要从智慧和情商上来想。心理学有个术语，叫“达克效应”，指的是那些能力较弱、认知水平较低的人，反而更自我感觉良好，更喜欢自以为是。孔子的做法告诉我们，碰到那些不讲道理的人，最好把他想成“三季人”，不计较、不纠缠，甚至“说点谎”，让他一着。如果你去计较、和对方纠缠，那只会让自己精疲力尽，事情也往往弄得一地鸡毛。

听过这么一则寓言故事：老虎父子在路上走，迎面来了一只疯狗，老虎赶紧躲开。小老虎鄙视道：“爸爸，你敢和狮子拼斗，与猎豹争雄，现在却躲避一条疯狗，太丢人了！”老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赢了一只疯狗，不算光荣，若被咬一口，才是倒霉。那又何必去招惹它呢？”

俗话说，“常与同好争高下，不与傻瓜论长短。”人生犹如一个“斗兽场”，但不是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、任何对手，都值得下场比试的。

现实中总有一些人，他们身上充满了负面的东西：沮丧、抱怨、傲慢、偏见、嫉妒，甚至愤怒、仇恨与报复。你与他们萍水相逢抑或是早就相识，他们身上这些垃圾的东西，随时可能向你倾倒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那就不妨学学孔老夫子。

当然，仅此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行动起来，从教化引导、制度设计、人文关怀等各方面，不断提升人的素质，尽量减少，直至没有了这类人才是根本。